

7/1/10



徽州文史资料

怀念周宪文教授专辑

周宪文



5

0



張家文教授

何止同窗數老
雷雨平生未忘
著作甚多之好
定從辭及法物志
吳文禧



吳文禧教授題字

(吳文禧系原暨大中文系教授，現為上海市政協副主
席。《辭海》、《漢語大字典》副主編。)

著作等身
年芳績鑄
物質文明
精神

月堂文君授于己年改
八十六君之

許傑
丁卯秋
日



許杰教授題字

(許杰：曾任暨大中文系主任、教務長，現代文學家，現為上海寫作學會名譽會長。)

著作
人之光

吴大琨



吴大琨教授题字

（吴大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周憲文教授

令名久仰，未瞻韓去，限仰情，寄筆
端，倚馬文章，藝苑譽，汗牛著述，士
極看煌，偉業懔，傳世燁，於華顯
壯觀，昨日偶，從承和訪，崇階年，志報
平安。

樹江趙連城



五九年八月
中浣

趙連城先生題字

(趙連城：原海門同康醬園總經理，現椒江市政協副主席，
市民建主任委員。)

里力儿本不忘
 家乡老大未
 回忘路
 梁登樓怀故
 上陸機王國効
 迴腸文章郭
 行傳家字骨
 由何能越意洋
 朝為定天思
 漢上烟波浩
 影歸航
 七律周憲文
 周承訓詩 梁成書

陈乐成校友题字

(陈乐成：原暨大法律系学生，现为湖北省教委办公室主任，处长。)

前 言

周宪文先生，椒江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专治经济。学成归国，受聘为中华书局编辑，主持新书之出版，兼编《辞海》、《新中华》杂志，即多著作问世。后受聘暨大为经济学教授。历任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建阳分校主任等。上海沦陷后，曾兼任东南联大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收容东南一带沦陷区流亡学生，借读暨大，殊多劳绩。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省立法商学院院长，兼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及人文研究所所长。后转入台湾省银行，任经济研究室主任。专事台湾经济之研究，印行多种有关台湾丛刊。一九七〇年退休后，尤潜心译著。一九八〇年先生七十四岁时，统计在台湾时期之述作，即逾三千万字，可谓著作等身，享誉中外。诚为当代知名之教育家和经济学家。

宪文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桃李满天下，论著遍寰宇，家乡人民，极为钦佩！

为顺应乡里人民意愿，我们特编辑《怀念周宪文教授专辑》，以颂扬先生毕生献身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之勋绩。几个月来，我们向各界和原暨大师生发出了征稿启事，深得各界广泛资助。尤值称颂者，周谷城、吴文祺、许杰、吴大琨等老教授，皆臻耄耋、冒暑挥笔，作书作文，为本专辑增光添彩。周宪文先生的子女和亲戚热情襄助，惠寄照片和文稿，终使我们摭拾成辑。虽如孙怀仁、沈炼之诸老教授，或因体弱，或因病衰，无力执笔，亦都来函致意，以示关注。但是，由于我们学识浅陋，疏漏定多，祈请各界匡正，尤期暨大师生补苴罅漏。有关周宪文先生的资料和怀念文章，我们将继续征集，恳请各界人士继续撰文，我们当在各期文史资料中刊出，以使先生之事益著，其名益彰。编后，我们惟怀眷眷之心，驰飞千里，祈祝周宪文教授早复健康，颐养天年，乐享遐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椒江市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照片与书画

周谷城题字	(1)
周宪文教授三十余年来已印行之著作	(1)
周宪文教授十四岁时与家人留影	(2)
周宪文教授二十八岁留影	(3)
周宪文教授74岁留影：“还在写……”	(4)
周宪文教授和他的部分著作	(5)
椒江市容新貌	(6)
吴文祺教授题字	(7)
许杰教授题字	(8)
吴大琨教授题字	(9)
赵连城先生题字	(10)
陈乐成校友题字	(11)
松鹤图 陈乐成作	(12)

前言

怀念周宪文教授	许 杰 (1)
怀念周宪文教授	吴大琨 (10)
怀念周宪文先生	钱国屏 (13)
敬仰与怀念	魏 琦 (30)
怀念周宪文老师	钱章录 (36)

难忘的面影·····	吴全韬 (38)
怀念周宪文先生·····	季振宇 (43)
敬爱的周宪文老师：我们怀念您·····	
·····	王炳森 (46)
怀念宪文老师·····	吴可贵 (50)
我的老师周宪文教授·····	吴义声 (54)
怀念周宪文老师·····	许允安 (57)
缅怀周宪文老师·····	周承训 (62)
评语·轶事及其他·····	亚 坡 (70)
周宪文简历·····	周 瑾 (77)
爸爸和他的书·····	周大珍 (81)
埋下吧，您心底的思念	
——献给父亲周宪文的歌·····	周大瑞 (84)
贺新郎——遥寄远方师友·····	舒 平 (87)
诗二首·····	周承训 (89)
周宪文教授在1943年以前	
出版的部分著作书目·····	(90)
附录：柏轩先生行略·····	周宪文 (92)

怀念周宪文教授

许 杰

在暨南大学纪念建校八十周年的欢庆日子里，我想起了周宪文，怀念周宪文！这不仅因为一个巧合，恰巧在暨大建校八十周年的日子，周宪文也逢到八十诞生纪念。这真是一个巧合，我们且把怀念周宪文作为纪念暨大建校庆祝的一个内容吧！

我和宪文兄的相见与相识，追溯起来，已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一九三五年暑期，我受聘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当时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郑振铎，商学院院长是周宪文。我虽然不学经济，但我与周宪文却是同乡，我们之间，虽然不很接近，但平时相处或相遇，却也互相倾慕互相尊敬。过了那年，中日战争爆发，我离开上海，先在家乡主持一个中学，后又受聘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及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周宪文首先到福建建阳筹办暨南大学分

校，为暨大内迁作准备。他到建阳以后，知道我在粤北，就邀我回校，协助他办理筹建分校事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暨南大学总校，全部内迁，周宪文对于总校打了一场先锋，应该说是立了一个头功。建阳是一个山城，社会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状况，都比较落后。开办之初，到校师生，尚不很多，我们相处，却比较接近，交情多了，此也更为接近，更为了了解一些。我当时觉得，周宪文不仅是一个青年学者，而且办事方面，也比较精明能干，待人接物，也平易可亲。不久，暨南总校迁至建阳，又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暨大又迁回上海。这时，周宪文却去了台湾。在解放战争期间，大约是一九四七年或四八年间，宪文兄从台湾回来，曾经和我见过面。再以后，我们之间，一直就隔绝着，至今也将近四十年了。

在这两地隔绝的四十年的日子中，我对他的怀念，却是没有间断过。这虽然由于我们分处海峡两边社会生活和政治气候有所不同，我对他的怀念不时有些转变或起伏，但对他的怀念的心情，却是始终存在着、继续着的。反之，

倒是可以说，这怀念的心反是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激烈，越热烈的。

记得在建国初期，我就想着他，怀念他，深悔自己当时没有坚决留住他，劝说他。其后，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有些老朋友都受到迫害，如周予同、李平心等同志，我也曾想起他，而且在为他远离大陆而庆幸。特别是当有些朋友，如同陈兼善、范寿康等老朋友都能够取道美国回到大陆，我更是联想到他，周宪文为什么也不能从美国转回大陆呢！这些年来，我是不时地想起他，怀念他的。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也通过有关的道路，辗转寄了两张照片给我。我从照片中看到一别便是隔绝四十年的故人的面影。呀！这是周宪文！周宪文也在海峡的彼岸想到了我，周宪文毕竟也是七十老人了。我从照片上看到，他一个人站在两叠精装书的旁边。这两叠书，差不多都和他立着的人一样高。呀！这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两倍的“等身”呢，这成绩可多大呀！这又怎能不令人高兴呢！另外的一张照片，照的是一叠书打横放在长搁板上，而他自己，却是伸开了双臂，意欲用这伸

开的两手作为量度物体的长度的形象，从这张照片上看来，他的两手伸开，还是不能把他面前竖起的重叠着的书的背脊盖完，这也说明他的著作是超过他那两臂的长度的。这是多么形象、多么令人高兴和羡慕的成绩！这怎么不令人高兴和羡慕呢！他大概也和我想念他一样的不时在想念着我们吧，所以才把这两张照片，辗转的寄到我的手里呢。这不证明他也同样的在想念我们吗？

但是，我们虽然各自都在纪念着这份故旧的友情，相互的在想念着对方，但终因为中间隔着一条海峡，我们的辗转通信，还是时常断绝的。我们是多么的希望着祖国的统一，至少也希望尽速的实现“三通”的理想呵！去年五六月间，我们由于侨居美国的前暨大同学傅湘霭君的联系，通了几封信，但以后又中断了。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他自己亲笔的来信，当我在想念他的时候，时常翻出来读它。同时，我因为暨南大学创办八十周年校庆的日子里，为了有意义的更好的纪念这个校庆，我把宪文兄在亲笔信中告知我的一些琐细事实，抄录一些在下面，让和我一样的过去暨南大学的同事和

同学，知道宪文兄这几年来在台湾的生活情况和精神思想的状态，也可以聊慰一些怀念之情吧！

首先，周宪文兄是勤于写作的。他那种勤奋的程度、真是难以令人设想。他曾经告诉我，这三十年来，足足写了近三千万字。上年（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从海外转来的信中说：“我今年七十九了；写作至本年底，八十岁，真正退休了。三千余万字，已有交代。腹稿《我的经济学》，大概向“主”交卷了。我们如果以时间计算，那末，三十年写三千万字，三年就要写三百万字，而在一年之内就要写一百万字左右。这样推算起来，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平均也要写出三千多字了。自然，一日写三千字，我们平常说来，似乎也不算多。不是有许多作家，埋头著作，一天一夜往往写出几千字万把字或是更多一些，不是时有所闻的吗？但要经常的写，无日无夜的，而且终年如一日的写，这真是谈何容易。我没有调查研究，也没做过统计工作，但在我们国内外的学术界，我们的学者和著作家，我们化上毕一生的精力，能够写出三千万字的作家，虽然也不

是绝无仅有，恐怕也不是很多的吧！”从这一点说，宪文兄个人的成绩且不去说他，但他对国家民族，对这一时代的文化建设的贡献。又该怎样的估价呢。

其次，说到宪文兄为人处世的品德，我在这里，也只想引抄他来信中的一些原话，来加以说明。我在他的来信中，得知暨南大学的师生，到台湾去后从而发财发迹的，不乏其人。其间一个，是当年的助教；另一个是当时的学生。前者到台湾后，说已是“名利双收”，发了许多财，他的名字，已经要列入“要人”

“排行榜”。宪文兄在来信中说，多年以前，有人办一半月刊，愿出“高薪”，请我主编；并请出“师母促驾”，我一口拒绝。另一暨大的同学，到了美国之后，也发了财，“面团团似富家翁”。十五年前，宪文兄“公职退休”以后，那位同学慷慨建议，要他去“环球旅游，一切交通费用，都由他负责。”但是，宪文兄对于他们的好意，却都拒绝了。他对于那名原助教邀请的拒绝，据他来信中表示，这是因为“盗亦有道”，而口头上却推说：“我老了，不宜于喊‘拥护与打倒’了”。

宪文兄还有一个小儿子留在大陆，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一遭乱，他特别的想念他。宪文兄在寄我的信中说“他是我周家的‘传人’，旧观念，可称‘周家驹’。但是，他未得父亲的照顾，孤力奋斗，我内心十分不安”。所以前次来信，希望我能在大陆联系，使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就以这版税，让他儿子抽去，作为他的遗产。后来他又来信说：“前函讲起印书事，这完全是为小儿的生活，名利与我无关也。”他又说：“近日仔细想想，尚请代为留心一事，千万不能‘求人’，生平幸运，从未求过人；临老绝不作此事。拜托拜托。这也是我们‘台牛’的脾气也。总之，我要的是‘尊敬’，而不是‘同情’。”

可是宪文兄的人情味还是非常浓厚的。他说，“数十年，与家人音讯隔绝。午夜梦回，每自饮泣”。这不是完全道出了这一种崇高爱国主义的纯真心情吗？所以他在来信中，多次都说起希望祖国富强的心情。他对我说：“我俩的共同认识与希望，是咱们的早日统一”。又说：“我一生幸运(万分幸运)，得结局(现在，应可说“结局”了)，心满意足。数十年